



藝台客聚  
彥火

13歲的米開朗琪羅，考進了翡冷翠畫室最具規模的畫室——多梅尼科·吉蘭達約的畫室。

吉蘭達約是文藝復興早期翡冷翠的畫家，擅畫故事、人物肖像、大型壁畫。

米開朗琪羅成績優異，開始嶄露頭角。

可是，他志不在此，他嚮往的是一種體現英雄氣概的藝術。最後，他決定離開畫室，轉讀雕塑學校。

米開朗琪羅的選擇是對的。這間雕塑學校設在聖馬可花園內，是由洛倫佐·特梅契主辦的。親王的兒子們也在那裏上學。他與他們同席。

親王對米開朗琪羅的才氣甚為賞識，特別讓他住在宮邸中，與兒子作伴。

米開朗琪羅是一個幸運兒，童年的他「一下子便處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中心，處身於古籍之中，沐浴着柏拉圖研究的風氣。他們的思想，把他感染了，他沉溺於懷古的生活中，心中也存了崇古的信念：他變成一個希臘雕塑家。」

在意大利詩人、文藝復興古典文學研究先驅波利齊亞諾的指導下，他完成了《半人半馬怪與拉庇泰人之戰》的處女作，一舉成名。此後他還雕了《微笑的牧神面具》、《樓梯旁的聖母》等浮雕，贏得口碑。

# 有異教色彩的《樓梯旁的聖母》

《樓梯旁的聖母》的大理石浮雕，高1.74米，成於1498年，是米開朗琪羅的驕傲之作：「這件完全給力與美統治着的作品，反映出他成熟時期的武士式的心魄與粗獷堅強的手法。」(羅曼·羅蘭，下同)

這件作品在當時所以轟動，還因為它突破常規，明顯帶有異教色彩。

那一年，15歲的米開朗琪羅遇到35歲的多明我會士薩伏那洛拉，並受到他個人魅力所感染。

薩伏那洛拉是十五世紀後期意大利的改革家。1481年被派到佛羅倫斯修道院任牧職。

1491年他榮任聖馬可修道院院長。他在講道時，猛烈抨擊教皇和天主教會的腐敗，揭露當政者美第奇家族的殘暴統治，反對富人騎奢淫逸。

(譯《巨人三傳·米開朗琪羅》札記，之三)



●米開朗琪羅《樓梯旁的聖母》大理石浮雕，被譽為「完全給力與美統治着的作品。」(資料圖片) 作者供圖



大地遊走  
周齡齡

# 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之登陸拉薩

拉薩到了，拉薩的天空萬里無雲，彩藍耀目，和煦陽光照耀在我身上，既暖且喜，真是個好兆頭。

拉薩帶给了我暖和諧，我的圓夢之旅最後能順利圓滿，全因我在這裏認識了熱誠、能幹的樊小妹，小妹是誰？她是拉薩一家旅館內，附設的旅行社裏的員工。

登上機場巴士進入市區，市區機場巴士站滿是計程車和三輪車，我選擇了開蓬三輪車。「您要到那裏去？」「我不知道，請問您有旅館介紹嗎？」司機伯伯正沉吟間，我想起大學同學提及，布達拉宮附近有一家內地連鎖旅館，信譽不錯。

簡樸乾淨的旅館到了，安頓後，我急不及待直奔旅館內附設的旅行社，籌劃到長江源的行程。當時社內坐着一位女士，皮膚細膩紅潤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挺直秀氣的鼻子，丹唇皓齒，鶯聲細語，舉止溫婉爾雅，令人心生喜歡。

遇上這樣的美人兒真是三生有幸，但行程告急，也顧不上讚美讚美她，我劈頭就問：「我要到長江源去，請問可以安排嗎？」我來拉薩的主要目的是到長江源，而行程安排仍懸在半空，能成行嗎？還未知道啊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這樣的行程要求非常罕見，拉薩到長江源來回1,500公里，沿途都是海拔近5,000公尺荒涼無人區。我們要找一輛越野車，拉着您走4天3夜，不容易啊。」看到我一臉焦慮祈盼，她連連致電十多通電話，向不同司機詢問到長江源的可能性。每一通電話，都讓我的心緊繫揪結着，已找十多司機了，結果全都落空。我非常害怕，害怕小妹因此捨棄我，捨棄我的長江源行程，捨棄我的圓夢之旅。

如坐針氈，度時如年，話筒裏終於傳來了好消息，「找到司機了，一小時後，司機拉着越野車來和您見面。」小妹溫柔的話語是全世界最動聽的聲音，我如釋重負，歡喜若狂，情不自禁跑出旅館門外，振臂歡呼：「親愛的長江源，我終於和您會面有期啦！」

這3個月來，我在香港尋遍方法，也未能確定的長江源行程；竟在到達拉薩的第一天，在小妹鐵而不捨的鼎力相助下得到圓滿解決。

打鐵趁熱，接下來，我趕緊安排從長江源頭回程拉薩後，從拉薩到長江上游的重慶，然後在重慶出發，暢遊長江三峽的郵輪行程。

郵輪行程需在網上預訂，我又束手無策了，小妹二話不說，拔刀相助；她花了整整一個晚上，為我在網上預訂從重慶出發的長江三峽郵輪行程，更為我以微信代付旅費。這全都是小妹的額外工作，她更因仗義助我而推遲了下班時間。

「長江源、長江上中游之旅的行程，已為您安排好了。您要在拉薩好好適應高原氣候，迎接艱巨的長江源旅程，好好享受和完成您的圓夢之行。」隨着小妹溫婉的叮囑，我親送小妹走出旅館大門回家去。夜深了，我按捺不住激動不已的心情，遙望星空，我要向爸媽告訴這好消息：「圓夢之旅將順利展開，您們放心吧。」

此時此刻，拉薩夜空圓月高照，啊，她綻開了燦爛的笑臉，捎給我這個獨行遊子無邊無盡的溫暖和喜悅；拉薩皎潔的月色遍灑我身，啊，拉薩的月色是暖洋洋的，她帶給我的，是人世間最寶貴的善良、愛與關懷。

拉薩的小妹，拉薩的月夜，一切化成了永恒，銘刻在我這遊子的心上，銘刻在我的圓父母夢之旅的旅程上……



●在拉薩投宿的旅館。 作者供圖



奕姐私語  
林爽兒

# 再上舞台

很久沒有見魏駿傑了，這個算算也有十幾二十年，打從他和滕麗名分開，我便沒有再見他。今次是導演張之珏把他拉回來，他已經好多年沒有在香港演藝圈亮相，張之珏是他的老師，不過他仍然為此考慮來考慮去，令老師感到非常不開心，幾乎要發火了，他才硬着頭皮回覆了老師，答應再在香港的舞台演出。

跟他沒有聯絡這這多年，人事已非幾翻，以往他們每星期都在我家歡樂敘，喝酒吃飯聊天；要麼就去他們家玩，歡樂敘是停不下的。如今一大堆人已各走各路，當然這些年人在變，社會在變，世界更是變得有點面目全非！

還好今番再見他，倒像以往般沒什麼改變，除了他比以前壯實了很多之外，仍然跟我親熱如故，跟其他人依然有說有笑，完全不像曾經離開過似的。他也有提到離婚之後的生活，提到他的寶貝女兒，表現得很自然。

參與張之珏導演這個新編舞台劇《老公你好呀！》還有其他角色扮演，有漂亮可人的新進女演員蔡頌思當女主角，有導演十分喜歡的黃建東，還有首次演舞台劇的阮德鏘、梁非同。

蔡頌思除了愛演戲，原來也有自己想創一番事業的雄心。最近她便為自己新製作的曲奇餅開設餅店，在成行成市的海港城設門店，她說自己設計了一款吃了不會肥的美味曲奇。儘管其家族背景雄厚，不過見她待人接物方面也是真誠舒服。

今番張之珏搞這個舞台劇，除了是監製導演之外，他亦參與演出。全劇因為參演的人數不多，而且10月才正式公演，演員大可利用這幾個月熱讀劇本，而張之珏又已經飛返新西蘭，要到8月才回來排戲。他對這次的演出信心十足！

因為舞台劇，又把一班不相識的人攏在一起，而且還由陌生而變化到有情有愛，這表演藝術太吸引人了！



●張之珏(前排左一)又再開演舞台劇，全新配搭有蔡頌思、區嘉雯、梁非同，以及黃建東、阮德鏘、魏駿傑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 
朵拉

# 藝術不曾缺席

病毒肆虐，全球遭殃，為了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「疫」，幾乎全球人類都被隔離在家。

住在美國的朋友，拍了一張照片發來，有隻孔雀佇在他家窗口。本來這叫羨慕的驚喜，稀罕少見的瑞禽孔雀臨門寓意這家人即將要迎來福氣、從此家庭興旺，然而，接踵而來益發嚴重的疫情卻叫人快活不起來。

朋友笑說：「病毒出現之前，我們去動物園參觀，疫情嚴重以後，動物到我們家窗口觀看人們的家居生活。」本來在牢籠裏的主角換位，恐怕往後表演者變成欣賞者了。

因病毒無法自由出門，人人心焦慮煩躁，慌張驚惶，就連清晨外出運動也被局限，更別說從前可以隨時跟朋友約會，說走就走無掛礙，現在是喝茶吃飯都得關在家裏，自己面對一杯茶一碗飯，獨自吃喝。

在病毒襲擊下，所有人迫不得已改變生活方式和節奏，別無選擇的無奈令更多人情緒低落、沮喪衰頹。努力學習適應新常态，呆在家中調整情緒，不再被有效率的生產力和忙碌工作主宰的日子愈來愈長，終於接受新的生活節奏，逐漸慢下來，有些不重要的事甚至暫時擱置不前。

社交集中斷的好處是，每天起碼花12個小時讀書思考和創作。知識的儲備和文化的層次是決定藝術作品高低的最關鍵，哲理不通透，境界難提升，所以藝術家本來就應該讀書。1940年代，傅雷給黃真虹寫信，有一句慨嘆說的就是：「畫家不讀書，南北通病，言之可慨。」傅雷一定不知道，不讀書的畫家不只在中國南北兩地，東南亞國家很多畫家把繪畫當成最顯藝術，自覺高人一等，然而，從來不讀書更不思考。

對藝術家很重要的思想交流，同樣被病毒阻隔，所有畫展都沒法開展，美術館和畫廊亦暫時關閉，實體活動逐漸在消失的時

候，只能到網上去尋覓雲端畫展與在線分享，於是到網上參加不同藝術群體的臉書。

其中有兩個國際繪畫群。打開才發現開了眼界。不是認識了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優秀作品，而是發現好多人皆具有潛在的藝術才華。其中有家庭主婦，有退休人士，縱然他們對家庭有付出，對社會有功勞，由於長期在家，往往被群眾輕視和忽略。

疫情之前，主婦每天為家務和照顧孩子忙碌，不是在廚房給全家人煮食，就是送孩子上下學，還有忙不完的瑣碎家務。當購買日用品轉成網購，孩子在家上網課，不必再為三餐出門買菜，不需要花費時間在接送的路上，主婦開始有時間做自己長久以來想做的小事，很大部分的她們選擇了藝術創作。

病毒阻隔沒法出門反而造就了藝術創作人才，一場疫情，發掘出不少被家務和烹飪耽擱的藝術家。臉書群組貼出來的藝術作品照片，獲得讚譽。其間正遇聖誕節，有人為布置家居掛圖畫，網上作品被收購了。主婦畫家這一年收到的聖誕禮物，不再是廚房電器，或杯盤碗碟，或家用品，而是屬於個人專用的顏料、畫紙、毛筆等文房四寶。

還有格外用心的丈夫特別為升級成畫家的太太親手製作畫桌，把家中原來的車庫改裝成畫室。有的新畫家把作品裝框，掛上牆，美化一堵牆的同時也美化了一家人心靈。還有退休人士將畫作發社區區區畫上，被當地教堂邀請去參加每年一度的繪畫聯展，成為當地新崛起的老畫家。他們在臉書上發表：從來不知道自己藝術創作的潛力和實力，從未曾受過如此這般的尊敬和看重。這不只肯定她們潛在的藝術才華，更讓她們成就感獲滿分，自信立馬增強，對未來充滿期待。

丈夫，家人，親戚，外頭的朋友，認識和不認識的人，看他們的眼光從此不一樣了。不再是被人輕忽的游手好閒普通主婦，不再是關在家裏百無聊賴的退休人士。

# 在煙火人世裏做個俗人

強制外備檢測，那些見不得民生好而心懷歹毒之徒，馬上用各種方法手段去抹黑造謠，群魔亂舞的目的，就是要「門裏門外」政府惠及市民的種種措施，所以睿智的香港市民，早已不輕信害群之馬的言行，更懂得將自己的眼睛放亮些。

「疫情下強制檢測是防疫的方法之一，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，跟種族歧視根本扯不上半點關係好嗎！只有畜牲才會將這『妖魔化』。」不少家庭中聘有工人姐姐(外傭)的朋輩們都表示，不用他們解釋政策原因，工人姐姐們都好樂意去排隊做檢測，還說約好了多位同鄉結伴而行，也有工人姐姐很坦白對僱主說：「免費檢測，自私自利地為自己亦應該去，在香港做檢測比起我們在自己國家鄉下小鎮更安全可靠。」

香港社會近年的「亂象」，對不懂中文的工人姐姐來說，她們經常說：「不懂，不需要去明白。」因為她們離鄉別井來香港工作，為賺錢養家，待退休後回到家鄉過些比較「優質」的生活，故此對自己健康，也要「平平安安」。

筆者的親哥哥和嫂嫂工人姐姐為「半個家人」，疫情前更同食而食，結果被工人姐姐投訴：「我不跟你們同格吃飯了，我肥胖了很多！」哥嫂覺得工人姐姐為生計，不惜遠赴他邦工作，僱主為她們提供更多保障也是應該的，所以自掏腰包安排工人姐姐定期做檢測，讓雙方多重保障而已。

聘用工人姐姐多年的影視圈人說：「工人姐姐不少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，不要以為她們不知道有人在香港玩政治把戲，但他們關心的是自己利益；再者為利益所及，聰明的人不會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別人身上，在煙火人世裏做個俗人，享受簡單且快樂的日子，不是更好嗎!？」



落地觀察  
湯禎兆

# 和孩子看《奪冠》

產生與孩子一起看《奪冠》的想法，也是一時之快，發現收費電視電台上架，於是便拿下來一看。其實私心較大，始終中國女排是我自己的成長體驗，孩子又沒有接觸過排球，所以我最初也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態，一旦孩子無甚興趣，當然不會強人所難。

只是想不到他又看得津津有味，而且過程中與我也頗多互動，譬如由球例的諳讀，到世界各國女排的實力排名榜等，他都有興趣追索，當中最觸動孩子的竟是電影中的日本隊。我當然興奮不已，而且由衷而言，《奪冠》也是心目中體育精神及團隊士氣的重要素材，他肯看下去，自然有所得着。

這一代的孩子缺乏與人溝通的機會，尤其是與同世代的孩子，因為疫情影響，即便現在重新復課，也接近零交際的處境。學校基於防疫理由，基本上已設定大量關卡去阻止孩子往來。孩子笑道與同學交往最親密的時空，只有校巴上的時間，因為校巴嬌嬌

不會嚴管他們云云，實在令人哭笑不得！

大兒子已較幸運，因為他是地足足球隊的精英成員，已有不少練習時間及比賽機會，至少可與隊友在一起。

但今時今日的戶外運動，始終與我們小時候所謂的「街場文化」不同，基本上學員都是鴉雀無聲的，只有教練聲嘶力竭在呼喊指令，當然也直接影響了比賽時的團隊效益。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，即使訓練時間每周已上6小時，但那都是規程式的鍛煉，而非由隊友共識溝通出來的「內容」。此所以《奪冠》中的呼喊文化，又或是在場上一定要宣洩出來的激情，或多或少都是背後的教育潛台詞(尤其是郎平指導宋婷一段)。

至於大兒子吸收了多少，我無從稽考，但現在與他每次在家打乒乓球時，一旦遇上來回不絕到最後被他反勝得分的時候，他都會大喊自己就是日本隊！是的，打不死的日本隊，也是我的所愛，也希望孩子可以永遠念記這一種精神。



鵬情萬里  
趙鵬飛

《白鹿原》上的白嘉軒，為了傳宗接代先後娶了七房妻子。可惜，前6個女人一兒半女也沒有留下，就都先後撒手人寰別他而去。《紅樓夢》裏有個讓人覺得驚天動地的地方，整部小說八十回，賈王史薛四大家族，出場的人物多達400多個。其間，婚喪嫁娶，年節壽宴，寒來暑往，人來人往，迎來送往，竟沒有一個新生兒誕生。從古到今，歲歲永續，生生不息，都是人間常態。時序推演，世事變幻，任誰也沒有想到，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減少生育，或者乾脆放棄生育，讓低生育率超越國度種族和制度之分，成為最普遍也是最嚴峻的現實問題。最近，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先後公布的人口普查情況，更從正面證實了問題的緊迫性。

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看，想生不生，應該是普遍心聲。其中，高房價似乎在被認為，是導致生不出的主要禍首。中國人講究安居樂業成家立業，不能安居，何談成家？不能成家，何談樂業立業？業不能立，又如何有條件生兒育女，綿延血脈的確，已無力吐槽的高房價，不僅擠佔了其他消費開支，也正在剝奪年輕人的生活樂趣。七十年代後，雖然還有機會憑藉一己之力，購置一套屬於自己的房產，但數十年的巨額房貸，悄無聲息便打消

了改變生活的其他念想。九十年後和逐漸步入成年人行列的零零後，好像已經默默接受了即便開始工作，還是不得不啃老的事實。房子的首付甚至是全款，都要由父母兜着。經濟上未能徹底獨立，心理上便不覺得已經長大。日子不算很難，很好呢，也算不上。就這樣過着、住着，有美食、有遊戲、追劇、追綜藝，假期再旅個遊，覺得還挺滿足的。環顧四周，身邊的人不都這樣嘛。生兒育女成爲一種選項，可以選，也可以不選，能先不選，就先不選。

高房價陰影之下，教育成本高支出引發的集體焦慮，猶如流感病毒，在為人父母和尚未生育的夫妻之間，疊加傳導。多生一個孩子不過是多加一雙筷子的育兒理念，早已被掃進了垃圾堆。從早教開始，幼教、小學教育、小升初、高中，再到高考，學區房、興趣班、重點學校，每一個環節都競爭激烈，每一個孩子都要認真培養和對付的理念，也潤物無聲，過濾掉了那些自覺承擔能力不夠的年輕人，對於生兒育女的信心。

除了生育成本，育齡女性還要額外承受來自職場的壓力。現行勞動法看似嚴格平等保護了所有打工者，但職場對於女性的歧視，依舊顯而易見。在錄用新人時，處於育齡而尚未生育的女性，在面試環

節，很輕易就會被告知不合適。潛在的生育假期，對於工作造成的損失，成爲所有自負盈虧資方，首要考慮的問題。度過妊娠和哺乳階段後，重返職場，如何在子女教育和事業打拚之間獲取雙贏，又是職業女性必須直面的高難度問題。

其實，生育成本居高不下，只是導致低生育率的表象原因。深究下去，工業化才是真正的幕後殺手。工業化創造了更多的工作機會，也讓更多育齡男女同工同酬，進入生產體系，從根本上減少了生育的時間和機會。工業化不斷升級，對於勞動力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要求持續增加，也促進了教育事業的長足發展。長達十幾年時間接受教育，在推遲男女生育年齡的同時，又在思想上得以更深入思考生兒育女的問題。由此也引發了一個人類必須要面對的悖論：不遺餘力發展經濟和教育，是為了讓更多人享有更美好的生活，但人類繁衍的數量卻也因而顯著減少。或許這正如尼采所言，所有偉大的事物，都會因為自我實現而導致自我毀滅，這就是生命的本質。

●愈來愈多的年輕人享受生活不願生育！ 作者供圖

